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三十目録

狀

歐陽脩議學狀
王安石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蘇軾諫買浙燈狀
蘇軾論高麗進奉狀
蘇軾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蘇軾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歐陽脩論脩河第一狀

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厲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

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敎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

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弊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

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

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

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効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

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致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王安石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序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

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
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蘇軾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
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
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　陛下此
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　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
知　陛下不以踈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
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

知　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　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

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何日　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内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

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　朝廷所决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　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謗讟之口而臺官又勸　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　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　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

好賜予之類皆餙有司務從儉約頃者 詔旨裁減
皇族恩例此實 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
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惟當痛
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
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諷李
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
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
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
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
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

麗之使　陛下内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
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
必不奉詔　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
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
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　陛下若赦之不誅則
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　陛下盡之者
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蘇軾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伏見熈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

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
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舡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
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　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
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
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
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
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　二聖嗣位
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
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
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唯

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頼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棃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　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本　國母指揮令賫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

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 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
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 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
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
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 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
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試朝廷若 朝廷待之稍重
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
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 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
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
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

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来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賫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　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　朝廷受而不報或報

之輕則君命方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
重幣荅其並句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
職員退還并其狀云　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
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
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
判云州司不奉　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收
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
非　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可乞賜
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賚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闡

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
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来乃致私奠本非國事
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絶欲乞只許致奠之外
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
日却差舡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
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
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絶其来意上
免 朝廷帑廪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獘
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録奏

聞伏候

敕旨

蘇軾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十餘

貫元納專典枷鏁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
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
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
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
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
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為首料率寄行茸
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户顏巽
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踈糊藥丈尺短
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拑撮及與攬納人等
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喚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

到顔章顔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户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顔章顔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逐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顔章又不合與兄顔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拼撮專揀扇搖衆户叫噉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逐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

官揀退章等旣見衆户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
退尋拌撮翁誠呌屈顔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顔章
拌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呌屈二聲跳出欄干將
兩手擡起喚衆户扇揺呌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户
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呌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
尋體訪得顔章顔益係第一等豪户顔巽之子巽先
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税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
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盜詐將產業重疊當出
官遭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
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　謹按顔益顔章以匹

夫之徽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悪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决訖臣獨判云顛箪顛盆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揺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户今後更不得織造輕踈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　朝廷詳酌備録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

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額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
朝典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黄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税物帛計一十
四綱今来只估剥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
左藏庫方見估剥數目浩大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熈寧七年十一月　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
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
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

入主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擾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歴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内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

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諸侯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　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

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冐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皆不免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 陛下至明至

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
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
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
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
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
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
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
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條須是檢行根苗以
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

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户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决非欺罔　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月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

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
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
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
臣僚上章輙欲禁榷賴　朝廷體察不行其言
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
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
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
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
民愈難興販　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

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
濟惠鰥寡除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
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
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
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
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
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
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
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
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断可見矣欲乞特

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
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関子與竈户及長引
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
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帯分
减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
仍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　聖意令所在雕
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
誦　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
不待驅率一歸於鹽莽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
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

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遅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 朝廷捐十萬貫

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
朝廷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
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
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
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
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
以爲生舉爲盜賊則　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
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
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
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
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
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後來不敢告捕是
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
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
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
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
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
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
刧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

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餱糧而已欲乞令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方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刧強刧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

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　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　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奔乞放行鹽禁　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　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　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　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蘇軾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袪篋推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黄巢宛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

強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則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

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覩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藉軍中宿將

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與厚與爵位使北方之
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
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
終不録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
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
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
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
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
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
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

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

之流皆出於群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
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
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
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
謹録奏聞　伏候　勑旨

歐陽脩論脩河第一狀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
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
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

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
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旣已倉惶羣議
一摇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聽只如往
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脩塞科
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
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
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能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
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旣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
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

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
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
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
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
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
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
所存無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
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
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
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

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决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塡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

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

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千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摧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徃徃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盗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其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豊年餘力漸次興爲臣[illegible]且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綱目 此文體最圓

歐陽脩論脩河第二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脩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不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

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令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决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决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

徇廟决其後數年又 議脩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
王楚歸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
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
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
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
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
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
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
商胡口决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
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

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
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
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
銅城已上則似低北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
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
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
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
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
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
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脩塞計用一

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
乃徃年之商胡必須用徃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
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
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
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諸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
商胡開故道凡一大役也 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
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 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

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

後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往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歐陽脩論脩河第三狀　反覆對論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口囬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來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間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

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

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三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

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深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
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
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
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曰使水歸故道治堤脩
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患一也幸而商
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
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
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
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
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

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濵 徳博與齊州之界咸被
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
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
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
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
涯者也今爲國謀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
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
高淤難行而商胡决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
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
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

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倖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

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〻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對論利害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决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久廢

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漑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横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

煦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

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葑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館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

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
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輙已差官打量湖上
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
蒙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
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
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
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
臣謹以　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
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輙
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

日與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盖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封合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净盡不復遺患矣伏望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勑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

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
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
毛鱗介同詠 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
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
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
伏乞 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
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

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　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蘇軾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者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郡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波往來者皆由西興徑

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
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
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
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
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
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
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
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
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
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

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

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毋於杭州之南蕩湯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

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

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
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 章獻
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
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 先帝以長淮之
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人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
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
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
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
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
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

加賞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溯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

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淅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脩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

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梟

之比也

蘇軾中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盖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𡒄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方當於其處置土其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

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門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

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有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

漑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歲一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漑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劃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

有若此深伏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塡如舊則三五年
間前功復弃軾方講聞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
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湖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
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門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
體稍大而湖面蔚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
宜叅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
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
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
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
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

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今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塡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汀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塡茅山河旣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皆自清湖

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三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illegible]水注永無乏絶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illegible]須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illegible]甚濟乃所謂參酌古今而用

中策也軾尋以其說訪之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僎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石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 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

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旣髙估米價召人
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
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
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
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
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葢西湖水淺葑
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
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涝漉寸
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葑草堙
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

給與人户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刬賃但使人户常憂刬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輒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劈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兵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錢鎋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
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綸與
人户請佃種菱深意歲久人户日漸侵占舊來
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
了日於今來新開界止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
爲界亦須至　、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内
水面不得　遺許人告每丈
支賞錢一　元
一湖上種　田縢狀以爲
疆界緣此　来起請應種

菱人户只不得以爛葑爲
界如遠亦
一本州公使庫〻蕩課利錢四百
五十四貫充公草葑盡變爲菱蕩
給與人户租佃即今〻許利亦必稍增若撥入
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
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
得增添如人户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
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
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

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
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閘開兼更有茅山一河
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
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
開淘撥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
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
起請新置鈐轄司　潮上閘訖方得開
龍山浙江閘　時却開鈐轄司前
閘
一鹽橋運河　係元積中所立

石刻爲人 门除拆外具載
闊狹丈寸 岸人户復侵占
牽路蓋 作牽路以致河
道日就 拆除本州方行相
度而人户村 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
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
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
狀施行去訖今来起請應占牽路人户所出賃
錢並遞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别將
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為循逐年雇人開葑撩
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
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
纔有菱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
開撩替日交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
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
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

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一　歐陽脩論罷脩奉先寺等狀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勅差臣與入內一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

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墮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供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竊

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類亦之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其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瀆祖宗之威[illegible]置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勑減定於三司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

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
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
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
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
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
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
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
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
三司差官整補不得望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
自修令晉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梁木且

止未修諸皇親宅火[illegible][illegible]居宅後至今寄寓宅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illegible][illegible]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為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乏之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illegible]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遠小人一時之請自[illegible]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文編卷之二十終

卿宰之材也

良材

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

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

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下思天戒下察人言

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

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幷非睹好但以難遂小人

[illegible]慈廣類纂

軒轄具示奏聞北契吉下情之一伏望